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墨莊漫錄卷五

宋 張邦基 撰

元豐五年狀元黃裳榜神廟御集英殿唱名至第三甲
有暨陶者主師誤呼為暨去聲三呼之無應者蘇丞相

頌時為吏部侍郎侍立上顧頌頌曰當呼為居衣切
果應而出上曰卿何以知之出何書頌曰臣觀三國
時吳有暨豔造營府之論恐其後也問陶鄉里乃建

州人上喜曰果吳人褒諭再三大觀三年狀元賈安宅榜徽廟御集英殿唱名至第五甲有甄徹者中書侍郎林摠彥振唱名呼甄為諸延切徹自言姓甄之人切摠猶強辨之近侍皆笑繼而御史有言摠罷而出

神廟朝御馬有曰玉逍遙者蓋赭白也嘗幸金明池歸乘之

胡世將成公為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與張燾子公同

在後省一日胡將上馬忽內逼乃解衣登廁張戲之

曰解衣脫冕而行舍人給事

取急同音

欲尋屬對無有其

事後李彌大似矩當尚書知平江府似矩常為宣撫

使趙九齡次張忽云子公之句吾有對矣可對棄甲

曳兵而走宣撫尚書

取常輸字同音

聞者莫不大笑且以為

的對蓋為帥臣常為賊所窘也

范文正公長子監簿純佑自幼警悟明敏過人文正公

所料事必先知之善能出神公在西邊凡敵情幾事

皆預選知益出神之邊廷得之故公每制勝料敵如神者監簿之力也因出神為人所驚自此神觀不足未幾而亡時甚少也公之族子閻彥之云

邦基外祖父吳豪字特起世家臨川其兄仕於唐州而亡因家江上治田於黃玉二坡遂以多貲聞侗儻尚義潛德不耀荆公夫人之同祖兄弟也荆公更新法心不喜之將授之官力辭不願自外祖死伯舅元順圖持門戶順圖蕭散風度雅意翰墨蓄法書名畫甚

富烹茶焚香吟詩彈琴而隴畝漫不省也坐是東臯
廢弛歲不暇給乃委仲舅兌悅圖治其隳敗悅圖孝
友修愿賙貧樂施有父風未幾多稼復如曩時歲收
數萬斛公心持已無絲髮之私輸載長兄房以聽出
納悅圖奉太夫人盡子道待兄弟得怡怡之義四方
親舊以貧促者存恤無厭臧獲咸無怨言鄉曲皆得
其歡心宣和辛丑秋得病至冬不起視笥中衣無兩
襲未嘗有一物私蓄也人始服其廉謹其京師調發

科敷動以萬計適丁連歲旱歉悅圖憂家勤瘁鬱鬱
感病其死數日姪芾夢悅圖云吾有詩爾其志之及
覺憶其二句云春風陌上一杯酒回首家園事若何
蓋悅圖雖死猶不忘家也悲夫

僧如璧本撫州士人姓饒初名節少年嘗投書於曾子
宣論新法非是不合乃祝髮更名尤長於詩嘗住數
刹士大夫多與之游後改字德操咏梅花一聯云遂
教天下無雙色來作人間第一春風味亦不淺又答

呂居仁寄詩云長憶吟時對短檠詩成重改又雞鳴
如今老矣無心力口誦君詩遶竹行居仁甚稱之

玉臺新詠梁沈約休文有六憶詩蓋艷詞也其後少有
效其體者王金玉乃作宮體十憶詩李元膺重見之
愛其詞意宛轉且曰讀之動人老狂不能已聊復效
尤亦作十絕謂憶行憶坐憶飲憶歌憶書憶博憶顰
憶笑憶眠憶粧也其一曰屏帳腰支出洞房花枝窈
地領巾長裙邊遮定雙鴛小只有金蓮步步香其二

云椅上藤花闌面平繡裙斜綽茜羅輕踏青姊妹頻
來喚鴛履貪弓不意行其三云綠蟻頻催未厭多帕
羅香軟襯金荷從教弄酒春衫浣別有風流上眼波
其四云一串紅牙碎玉敲碧雲無力駐晴霄也知唱
到關情處緩按餘聲眼色招其五云纖玉參差象管
輕蜀箋小研一作研碧窻明袖紗密掩嗔郎看學寫鴛
鴦字未成其六云小閣爭籌畫燭低錦茵圍坐玉相
歌嬌羞慣被諸郎戲袖映春葱出注遲其七曰漫注

橫波無語處輕攏小板欲歌時千愁萬恨關心曲却
使眉尖學別離其八云從來題目值千金無事羞多
始見心乍向客前猶掩歛不知已覺鈿窩深其九云
泥嬌成困日初長暫却輕裙玉簟涼漠漠帳煙籠玉
枕粉肌生汗白蓮香其十云宮樣梳兒金縷犀釵梁
水玉刻蛟螭眉間要點雙心事不管蕭郎只畫眉其
情致殊妍麗自非風流才思者不能作也

藏書之富如宋宣獻畢文簡王原叔錢穆父王仲至家

及荆南田氏歷陽沈氏各有書因譙郡祁氏多書號
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後皆散亡田沈二家不肖子
盡鬻之京都盛時貴人及賢宗室往往聚書多者至
萬卷兵火之後焚毀迨盡間有一二流落人間亦書
史一時之厄也吳中曾啟彥和賀鑄方回二家書其
子獻之朝廷各命以官皆經彥和方回手自警校非
如田沈家貧多務得舛謬訛錯也

平江自朱勔用事花木之奇異者盡移供禁御下至墟

墓間珍木亦遭發鑿山林所餘惟合抱成圍或擁腫
樗散者乃保天年建炎己酉冬洎庚戌春宣撫使周
望留姑蘇諸將之兵斧斤日往樵斫俱盡棟梁之材
折而為薪莫敢誰何諸山皆童矣亦草木一時之厄
耶

吳中魚市以斛計

一斗為
二斛半

松陵唱和皮日休釣侶詩云

一斗霜鱗換濁醪註云吳中買魚論斗酒即稱斛其
來遠矣然酒今已用升至市交及蔬反論斛土風不

可草也

僧謂酒為般若湯鮮有知其說者予偶讀釋氏會典乃
得其說云有一客僧長慶中居一寺呼淨人沽酒寺
僧見之怒其麓暴奪餅擊栢樹其餅百碎其酒凝滯
着樹如綠玉搖之不散僧曰某常持般若經須傾此
物一盃即諷詠劉亮乃將餅就樹盛之其酒盡落器
中畧無孑遺奄然流啜斯須器_厖音庚酣暢矣酒之度
辭其起此乎

樂全先生張安道薨東坡時守潁州於僧寺舉挂參酌
古今用唐人服座主總麻三月又別為文往祭其柩
蓋感其知遇也

王公安石為相日奏事殿中忽覺偏頭痛不可忍遽
奏上請歸治疾裕陵令且在中書偃臥已而小黃門
持一小金杯藥少許賜之云左痛即灌右鼻右即反
之左右俱痛並灌之即時痛愈明日入謝上曰禁中
自太祖時有此數十方不傳人間此其一也因并賜

此方蘇軾自黃州歸過金陵安石傳其方用之如神
但目赤少時頭痛即愈法用新蘿蔔取自然汁入生
龍腦少許調勻昂頭使人滴入鼻竅

舒信道敗荷詩云忍看夜影分殘月別送秋聲入晚風
前輩云一郡之政觀於酒一家之政觀於釐蓋二物
若善則其他可知矣

處州縉雲縣簿廳為武尉司頃有一婦人常現形與人
接妍麗閑婉有殊色其來也異香芬馥非世間之香

自稱曰英華或曰綠華前後官此者多為所惑建炎
中一武尉與之配合如伉儷同僚皆預其宴集慧辨
可喜與尉料理家事自言我非妖也不害於人尉以
郡檄部兵至揚州時車駕駐蹕淮南英華亦隨而行
至揚州南門不肯入謂尉曰天子之所門有守禦之
神我不可入我從此而逝矣然君之行若復差往泗
上禍即至矣遂慘別而去尉至御營果令所部兵往
泗州交割尉乃行未幾而北兵至遂不知存亡獨小

史得脫而歸英華已先至邑久俟矣其後有蔣輝遠
永嘉人為邑簿英華出如平時其家母妻不安之而
歸輝遠獨在官所英華時復出現其來也香先襲人
輝遠不少動心一日謂輝遠曰君索居於此妾欲侍
巾櫛可乎而君介然不蒙顧盼亦木心石腹之人也
輝遠曰汝宜亟反母相接也因齋戒具章奏欲訴於
天是日復至曰君毋庸訴我某無所舍得一芘身之
地不復出矣輝遠曰汝果爾吾為汝立祠以祀如何

華感激而去自是不復至輝遠越數日亦忘之時家有素絲數束一旦其絲悉穿繫於窻牖連綿不可解輝遠因悟曰吾許汝立祠而渝約矣即為汝謀之乃於廳事之偏室塑像以祠香火明日其絲悉已成束若不經手者其怪遂絕予舊聞斯事後見處州士人所說悉同意其為草木之妖也

龐寅孫待制一女有容色適毗陵胡道修甚雍睦數年後道修每夜即有一婦人來同寢龐或聞其語言數

詰問之道修笑而不答一夜道修先就枕龐牽幔欲入其人自帳中出姿容妍麗自顧已不若也龐亦不懼道修曰子見之否不必怒也我與爾同往訪之恍惚與道修同至一處如王侯第簾幙華煥廊廡間懸琉璃燈光彩奪目道修與龐方攜手而行上堂有一人自屏後來乃向帳中所出之人也道修龐走從之相挽而去已而對飲堂上龐憤之亟欲走歸顧門宇悉閉鎬倉皇至一處見有斷垣乃大呼踰之而出恍

然而寤蓋夢也明日道修曰昨宵爾胡不少留乃怒而遁耶自爾無可奈何時寅孫任發運使乃具舟楫迎其女并壻至真州就醫召一道士能使物治病俾令治之道士以一木版一釘付龐戒令伺道修咳聲即以釘釘其版如其言釘之道修大叫曰是甚道理亟來奪之龐懼為所得擲版於河中時寅孫有館客在後舟見之即以手招之其版遂流至船邊館客取之拔去其釘道修大笑道士悵惋而去卒不可療乃

復歸毗陵不復為怪也一日道修謂龐曰來日有人
攜一女子來求售可為我得之慎勿靳其直而失之
也明日果有一老媪攜一村女來寢陋可駭道修見
之喜曰是矣乃以數千得之道修自是嬖惑此婢甚
歡而向之人不復至矣蓋是怪依附此婢之體而道
修見之乃向之人耳龐竟離歸道修與此婢生男女
數人亦無他怪待制之猶子溫孺潤甫言後問之胡
氏信然

宣和間朱勛應奉進為節度使子汝賢慶陽軍承宣使
汝功靜江軍承宣使汝文閣門宣贊舍人弟勣閣門
宣贊舍人汝翼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汝舟明州觀察
使汝楫華州觀察使汝明滎州刺史孫絺繹約絢緯
綬並閣門宣贊舍人綽紳並閣門祇候一時軒裳之
盛未之有也靖康之初籍其家並追奪悉竄嶺外

蔡君謨作福守日有一書生投詩來謁云遠入青青疊
疊峰峰前真宰讀書宮半崑冷落高宗雨一枕淒涼

吉甫風煙鎖豹眠
閉霧露井凋鳳宿
舊梧桐九龍山下
英雄氣盡屬君家
世胄中君謨異之
尋令人伺其所歸
至一山下忽不見
四顧無人唯一社
屋爾意其社神也

王荆公女適吳丞相之子封長安縣君者能詩嘗見親族婦女有服者帶白羅繫頭子者因戲為詩云香羅如雪縷新裁惹住烏雲不放回還似遠山秋水際夜來吹散一枝梅其姑丞相魚軒李氏侍從徐宥之女

也亦能文有詩云絮如柳陌三春雨花落梨園一笛
風百尺玉樓簾半捲夜深人在水晶宮皆婦人有才
思者可喜也

邦基從伯康孫字曼老時彥榜高科宰漂陽日晨有道
士來謁授以藥二粒且以橡栗四十枚付之戒曰此
去千日當有大厄宜封識如法勿令妾婦見之庶緩
急可為備後至揚州遇母舅錢勰穆父攜二侍姬來
偶探藥囊而未及取尋而得疾取藥無有矣計其時

正三年竟不起云

宣和戊戌冬予道由潁昌之汝墳驛壁間得廖正一明
畧手題三詩其一云阿憐二十頗有餘秀眉豐頰冰
瓊膚無端欲作商人婦更枉方尋海畔夫其二云阿
梅笄歲得同歡懊惱情深解夢蘭鶯語輕清花裏話
柳條弱嫩掌中看其三云淮源距襄陽亭候逾十舍
征鞍背繡幃雲雨闕四夜雙艷盡傾城一姝偏擅價
獨怒蕙心輕誤許商人嫁初不曉其意是年至唐州

外氏家因舉是詩邦人任喻義可云頃年明畧與郡之二營妓往來情好甚篤其一小字憐憐其一名梅時憐憐將為大賈所納明畧既去道過汝墳作詩蓋有所感也憐憐竟隨賈去方尋海畔夫用海上有逐臭之夫事譏之也

禁中舊有鴨脚子四本俗謂之銀杏大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所託陰隘無可臨賞之所其一在太清樓之東得地顯敞可以就賞而未

嘗著花也裕陵嘗臨觀而興嘆以為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越明年一枝遂花而結實至十餘莖大可愛裕陵大悅命宴太清樓賞之分賜禁從有差迨次年則不復花矣中官帶御器械石璘者老於禁掖供奉常為何正臣去非言之正臣嘗記是事且謂凡草木之華實蓋有常性人主者為起一念乃能感格穹壤使陰陽造化之功為之巧順曲從以適其一時之所欲豈為天子者凡一言動致穹高之鑒聽若影響

之速耶由是觀之為人上者使有宋景公之言時發
於誠心則名應豈俟終日哉正臣所論如此邦基嘗
以正臣之子蘧子楚見其手書因復記之

翟三丈公巽少年侍龍圖出守會稽時嘗賦猩猩毛筆
詩甚奇妙何去非次韻和之云貌妍足巧語軀惡招
歛歛賦形具人獸寧脫荆榛居肉嘗登俎鼎餉餽傳
甘腴失計墮醉鄉顛躓無與扶荼毫傳束縛航海歸
仙癯浴質逸少池摘藻知章湖殺身固有用賦芋從

衆狙坐令宣城工無復誇栗鬚

宣城出栗鼠鬚也

文房甲四

寶萬兔慙蒙膚數管友十年閉門賦三都之子信豪

邁嗜學每致劬未冠游膠庠已推經行儒蓬山天祿

閣崢嶸凌碧虛期予早登躡同舍校魯魚公巽之詩

恨未見有綠毛龜詩皆少年所作也

予在四明時舶局日同官司戶王璪粹昭郡檄往昌國

縣寶陀山觀音洞禱雨歸為予言寶陀山去昌國兩

潮山不甚高峻山下居民百許家以魚鹽為業亦有

耕稼有一寺僧五六十人佛殿上有頻伽鳥二枚營
巢梁棟間大如鴨頰毛羽紺翠其聲清越如擊玉每
歲生子必引去不知所之山有洞其深罔測莫得而
入洞中水聲如考數百面鼓擊語不相聞其上復有
洞穴日光所射可見數十步外菩薩每現像於其中
粹昭既致州郡之命因密禱願有所覩須臾見欄楯
數尺皆碧玉也有刻鏤之文為闕路如世間宮殿所
造者已而復現紋如珊瑚者亦數尺去人不遠極昭

然也久之於深遠處見菩薩像但見下身如腰而上
即晦矣白衣瓔珞了了可數但不見其首寺僧云頃
有見其面者乃作紅赤色今於山上作塑像正作此
色乃當時所現者三韓外國諸山在杳冥間海舶至
此必有祈禱寺有鐘磬銅物皆雞林商賈所施者多
刻彼國之年號亦有外國人留題頗有文采者僧云
禱於洞者所視之相多不同有見淨珩者纓絡者善
財者橋梁者亦有無所覩者洞前大石下有白玉晶

瑩謂之菩薩石粹昭平生倔强至是頗信向云

唐人詩行役異鄉懷歸感嘆而意相同者如賈島云客舍
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
望并州是故鄉竇鞏云風雨荊州二月天問人初雇
峽中船西南一望雲和水猶道黔南有四千柳宗元
云林邑山聯瘴海秋牂牁水向郡前流勞君更問龍
池地正北三千到錦州李商隱云君問歸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漲秋池何時共翦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

時皆佳作也

段承務者醫術甚精貴人奏以不理選受恩澤居宜興
非有勢力者不能屈致翟公巽叅政居常熟欲見之
託平江守梁仲謨尚書邀之始來乃日平江一富人
病求段醫段曰此病不過湯劑數服可愈然非五百
千錢為酬不可其家始許其半段拂衣而去竟從其
請復以五十星為藥資段復求益增至百星始肯出
藥果如其說而差段載其所獲而歸中途夜夢一朱

衣曰上帝以爾為醫而厚取賄賂殊無濟物之心命
杖脊二十勅左右牽而鞭之既寤猶覺脊痛令人視
之有捶痕歸家未幾而死

東坡性喜飲而飲亦不多在黃州嘗以蜜為釀又作蜜
酒歌人罕傳其法每蜜用四觔鍊熟入熟湯相攪成
一斗入好麵麩二兩南方白酒餅子米麩一兩半擣
細生絹袋盛都置一器中密封之大暑中冷下稍涼
溫下天冷即熱下一二日即沸又數日沸定酒即清

可飲初全帶蜜味澄之半月渾是佳酎方沸時又鍊
蜜半酌冷投之尤妙予嘗試為之味甜如醇醪善飲
之人恐非其好也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為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
舊者來于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且
云某有望內翰以一言為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
無以為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爾
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

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
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
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
瘠羸面有饑色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
嘆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
瘠羸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
弟叔齊豈能為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梅摯公儀龍圖景佑初以段中丞知昭州昭號二廣煙

瘴水土惡弱處公常為說其畧云仕亦有瘴急催暴
斂剥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
刑獄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
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
怒安者必疚疚者必殞雖在輦下亦不可免何但遠
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謬乎予
讀此方慨然有感泣仕者當書於座右亦可為訓也
世謂子瞻詩多用小說中事而介甫詩則無有也予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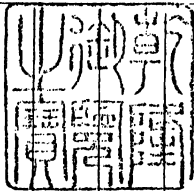
介甫詩時為之用比子瞻差少耳如酬王賢良松詩
云世傳壽可三松倒此語難為常人道壽倒三松見
裴鋼傳奇春日晚行云興盡無人楫迎我却隨倦鴉
歸薄暮楫迎汝見古樂府王獻之桃葉歌金陵西齋
詩云黃奴三倒頻瑤樹小研紅綾闌詩句小研紅綾
見大業拾遺舒州云巫祝方說茶不救只疑天賜雨
工閒雨工見洞庭靈怪傳

徽廟見研石有紋如眉者謂之眉子石東坡嘗作眉子

石研歌極有連蜷彎環可愛者東海宮聲應中有一
硯尉氏孫宗鑑少魏舍人為作銘襄城愁京兆嫵北
窻散黛東家翠羽稜稜筆鋒與此等伍胡不類子英
氣妙語又曰夕鋒既去碧落方暮澹踈星之微明橫
青霞之數縷想像沉寗夷猶毫楮俾予之文萬丈軒
翥梁冀妻孫壽封襄城君作愁眉啼粧詩云北窻朝
向鏡錦帳復斜縈嬌羞不肯出猶言粧未成散黛隨
眉廣胭脂逐臉生試將持出衆定得可憐名宗玉好

色賦東家之子眉如翠羽用斯事也

杜子美有憶鄭南玘詩云鄭南伏毒守瀟灑到江心
殊不曉伏毒守之義守當作寺按華州圖經有伏毒
寺劉禹錫外集有貞元中侍郎舅氏牧華州時予再
忝科第前後由華覬謁陪登伏毒嵩今世行本皆作
守誤也



墨莊漫錄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墨莊漫錄卷
七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顧裕涇

欽定四庫全書

墨莊漫錄卷六

宋 張邦基 撰

本朝能書世推蔡君謨然得古人玄妙者當遜米元章
米亦自負如此嘗有論書一篇及雜書十篇皆中翰
墨之病用鷄林紙書贈張大亨嘉甫蓋米老得意書
也今附於此

論書云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况奇巧如龍跳天

門虎卧鳳闕是何等語或遣辭求工去法愈遠無益
學者故吾所論要在人人不為溢辭吾書小字行書
有如大字惟家藏真蹟跋尾間或為之不以與求書
者心既注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
能立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家長處總而成
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江南吳
皖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小兒尹仁大隸
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手書大字

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令
嗣書之謂尹知也老杜作薛稷惠普寺詩云鬱鬱三
大字蛟龍及相纏今有石本得而視之乃是勾勒倒
收筆鋒畫畫如蒸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
恠難狀以是論之古無真大字明矣葛洪天台之觀
飛白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寒儉
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
率意寫碑乃有真趣不陷醜恠真字甚易惟有體勢

難為不如畫筭勻而勢活也字之八面惟尚真楷見
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鍾法丁道護歐
虞始勻古法亡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而為醜恠
惡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書唐官告在世為褚陸徐
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
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此肥開元以前
古氣無復有矣唐人以徐浩比王僧虔甚失當徐浩
大小一倫是猶吏楷也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子敬

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為真卿辟客書韻自
張顛血脉來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已書也故必須
真蹟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
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惟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
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凡俗差佳乃知顏
出於褚也又真蹟皆無蠶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運爭
坐位帖有篆籀氣顏傑思也柳出歐陽為醜怪惡札

之祖自此世人始有為俗書蓋緣時君所好其弟公
綽乃不俗於其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怒張
為筋骨不知不怒張自有筋骨凡大字要如小字小
字要如大字唯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後經生祖述
間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世人多寫大字
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頭如蒸餅大可
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
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

之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摺之勢小字展令大
大字促令小是張顛教顏真卿謔論蓋字自有大小
相稱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
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當展促也予
嘗書天慶之觀天之二字皆四筆慶觀多畫在下各
隨其相稱寫之挂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雖
真有飛動之勢也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
各隨字形大小故百物之狀活動圓健各各自足隸

乃始有展從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其雜書十篇云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脫子敬體乏纖濃徐浩晚年用力過更無氣骨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此自有識者知之沈傳師變格自有超世真軌徐不及也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為司馬係南嶽真君觀碑極有鍾王軌轍餘皆不及矣智永臨集書千文秀潤圓勁八面具備

有真蹟自顛沛字起在唐林夫處他人收不及也

半山莊臺上故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學楊凝式書人尠知之予語其故公大賞其見鑒

金陵暮山樓臺榜乃關蔚宗二十年前書想六朝宮殿榜皆如是智永硯心成曰乃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繇也可不勉之

一日不書便覺思溢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因思蘇之才桓公至洛帖字字用意相鈎連非復便一筆至

到底也若旋安排即虧活執耳

字要骨格肉須裏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在布置穩不俗險不恠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恠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字病也

顏魯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萬等古人書不如此學吾家多小兒作草字大段有意思

少存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茲古語也吾夢古衣冠人授以摺紙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却不曉蔡元度見

而驚曰法何太遽異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以真
自名獨稱吾行草欲吾書如排筭子然真草須有體
製乃佳耳

薛稷書慧普寺老杜以謂蛟龍岌相纏今見其本乃如
奈重兒擡蒸餅勢信老杜不能書也學書須得趣他
好俱忘乃入妙別為一好縈之便不工也

海嶽以書學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數人海
嶽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少逸韻

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
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刷字

予嘗謂米公人物英邁鑿裁精高翰墨場中當推獨步
平生所書遍於天下石刻中如青州南陽石橋記鄴
縣京觀記無為軍天王記漣水軍數碑皆遼追鍾王
寧獨今人所難唐人亦鮮及也蔡天啓為公墓誌云
舉止頡頏不能與世俯仰故仕數困躡冠服用唐人
規制所至人聚觀之性好潔置水其旁數潁而不說

未嘗與人同器視其眉宇軒然進趨襜如音吐鴻暢
雖不識者亦謂其米元章也云云此迨實錄云

松陵唱和皮日休新秋即事云酒坊吏到常先見鶴俸
符來每探支註云吳都有鶴料案殊未詳鶴俸之說
曾文彥和博學之士也知滁州有次韻趙仲美表弟
西齋自遣詩云謫守淒涼卧郡齋夫君失意偶同來
海邊故國渺何許城上新樓空幾迴寧羨一囊供鶴
料會看千里躍龍媒清吟未免縈機慮只恐飛鷗便

見猜註云唐幕府官俸謂之鶴料今歲敕頭所得止此仲美省試下故云彥和用事必有所據當更考之又宋宣獻有送黃祕丞倅蘇臺云鶴料署文移黷場叔賦算此宣獻用皮日休所云吳郡事也

蔡似子因之妻九院王家女也忽患瘵疾沉綿數年既死已就小斂時上皇宮中聞之曰惜其不早以陷水丹賜之今雖已死試令救之因命中使馳賜一粒時息氣已絕乃強灌之須臾遂活數日後而安但齒皆

焦落後十五年方死

宋景文公詩曰蟹美持螯日魴甘抑鮓天用楊淵五湖
賦云連瓶抑鮓

蔡丞相確持正常有治命遺訓云吾沒之後歛以平日閒
居之服棺但足以周衣衾作壙不得過楚公墓時制棺
前設一坐陳瓦器以衣衾巾履數事及筆硯置左右自
初歛至於祖載襄葬悉從簡質稱吾平生毋煩公家毋
干恩典毋受賻遺毋求人作埋銘神道碑二處但刻石

云宋清源蔡某墓而紀葬之歲月於其旁可矣夫達人君子安於性命之際而不憂窮乎死生之變而不惑超然自得與道消息生以形骸為寓死奚丘壟之念哉吾雖鄙薄亦粗聞大道之方矣欲效楊王孫與沐德信則必傷汝曹之意又干矯俗之稱故命送終聊為中制將使子孫近者視吾藏足以無憾遠尚及見吾墓道之石足以伸敬如是而已汝曹其遵吾言慎勿易也其字畫清勁高如六朝人書其言可法也又有雜書一篇云楚

公時少年讀書於石梯山精舍布衣蔬食志趣超然其
仕雖不達以清名直氣聞士大夫間陳恭公孫威敏公
皆嗟嘆公所為每為公言潁川陳氏公慙卿卿慙長以
德不以位也在建陽八年去日不貴一串茶邑人思公
至今不衰致仕居貧以席蔽戶誦詠猶不倦其清白淳
亮甘貧樂道汝曹能使人謂真楚公之子孫則善矣楚
公名黃裳故任太子右贊善大夫致仕忠懷公之父也
丈潞公為相日赴祕書省曝書宴令堂吏視閣下芸草乃

公徃守蜀日以此草寄植館中也因問壺出何書一坐
默然蘇子容對以魚豢典畧公喜甚即借以歸

主帥取青唐時大軍始集下寨治作壕塹鑿土遇一壙得
一琉璃餅瑩徹如新餅中有大髑髏其長盈尺餅口僅
數寸許不知從何而入主帥命復瘞之斯亦異矣

近世墨工多名手自潘谷陳瞻張谷名振一時之後又
有常山張順九華朱覲嘉禾沈珪金華潘衡之徒皆
不愧舊人宣政間如闕珪闕瑱梅鼎張滋田守元魯

知唯亦有佳者唐州桐栢山張浩製作精緻妙法甚奇舅氏吳順圖每歲造至百觔遂壓京都之作矣前日數工所製好墨者往往韜藏至今存者尚多予舊有此癖收古今數百笏種種有之渡江時為人疑篋之重以為金玉竊取之殊可惜也今尚餘一巨挺極厚重印曰河東解子誠又一圭印曰韓偉昇膠力皆不乏精采與新製敵可與李氏父子甲乙也士大夫留意詞翰者往往多喜收蓄唯李格非文叔獨不喜

之嘗著破墨癖說云客有出墨一函其製為璧為丸
為手握凡十餘種一一以錦囊之說曰昔李廷珪為
江南李國主父子作墨絕世後二十年乃有李承晏
又二十年有張遇自是墨無繼者矣自吾大父始得
兩丸於徐常侍鉉其後吾父為天子作文章書碑銘
法當賜黃金或天子寵異則以此易之余於是以兩
手當心捧硯惟謹不敢議真贗然余恠用薛安潘谷
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不知所謂廷

珪墨者用之當何如也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請其說甚辯余曰噓余可以不愛墨矣且子之言曰吾墨堅可以割然余割當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以置水中再宿不腐然吾貯水當以盆罍不用墨也客復曰余說未盡凡世之墨不過二十年膠敗輒不可用今吾墨皆百餘年不敗余曰此尤不足貴余墨當用二三年者何苦用百年墨哉客辭窮曰吾墨得多色凡用墨一圭他墨兩圭不迨余曰余用墨每一二歲不

能盡一圭往往失去乃易墨何嘗苦少墨也唯是說
刷碑印文書人乃常常少墨耳客心欲取勝曰吾墨
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雖然使其誠異他墨猶足
尚乃使取研屏人雜錯以他墨書之使客自辨客亦
不能辨也因恚曰天下奇物要當自有識者余曰此
正吾之所以難也夫碯碯之所以不可以為玉魚目
之所以不可以為珠者以其用之才異也今墨之用
在書苟有用於書與凡墨無異則亦凡墨而已焉烏

在所寶者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實用而眩於虛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禍敗之所由也吾安可以不辨於墨文叔詞翰之好乃不喜於墨此不可曉故并載之

近時士大夫學佛者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迹者皆是談慈悲而行若蜂蠆乃望無上菩提吾之未信梁武帝之奉佛可謂篤矣至捨身為寺奴宗廟供麴牲乃築浮山堰灌壽春欲取中原一夕而殺數萬人其心

豈佛也哉

揚州呂吉甫觀文宅乃晉鎮西將軍謝仁祖宅也在唐
為法雲寺有雙檜存焉猶當時物也劉禹錫有詩云
雙檜蒼然古貌奇含煙吐霧鬱叅差晚依禪客當金
殿初對將軍映畫旗龍象界中成寶蓋鴛鴦瓦上出
高枝長明燈是前朝燭曾照青青年少時吉甫家居
時檜尚依然李之儀端叔用夢得詩韻云故迹悲涼
古木奇相公庭下蔚相差霜根半露出林虎畫影全

舒破賊旗寶界曾回鋪地色節旄遠映插雲枝劉郎
風韻知誰敵儒帥端能表異時建炎兵火樹遂亡矣
子後到鄉里訪其遺迹不可得矣

李端叔云樂毅論高紳為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
遠因視之乃樂毅論石刻覆於下也而已斷裂矣遂
載歸完理緝綴積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故世之傳
布皆止於海字則其碎而不可緝者良可惜也端叔
之說如是予又嘗見一本在章申公家聞今尚存是

唐人臨本不知即高紳所得者否或別本也

白樂天作長恨歌元微之作連昌宮詞皆紀明皇時事也予以為微之之作過白樂天之歌白止於荒淫之語終篇無所規正元之詞乃微而顯其荒縱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諷為優也其詞有云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憑欄杆立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又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

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
然燭又云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
大徧梁州徹色色龜茲轟錄續李暮摩笛傍宮墻偷
得新翻數般曲又云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鼓舞途
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闐風明年十月
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過云祿山以天寶十四載
反於漁陽陷東京則幸連昌時乃十三載也巡幸而
諸弟諸姨悉扈從百司供頓亦擾矣念奴名妓也帝

歲幸華清時巡東洛有司潛遣隨行以備宣喚而每
為諸王所邀致方寒食火禁而中夜宮中張樂不已
聲聞於外遣中官傳呼追覓念奴特呼然燭於街衢
呼叫於靜昏不可以訓既終夕喧樂黎明六飛又復
西去王者慎動當如是乎此書深譏其荒淫無度也
是歲帝年七十一而太真年三十六矣然考之本紀
十三載乃無幸洛之事豈史逸耶微之去天寶不遠
必不鑿空而云也李暮摩菑字玉篇云摩烏協切指

按於笛而云摩此字之妙也

世俗以阿阿則則為歎息之聲李端叔云楚令尹子西將死家老則立子玉為之後子玉直則則於是遂定昭奚恤過宋人有饋彘肩者昭奚恤阿阿以謝爾後阿阿則則更為歎息聲常疑其自得於此

李文叔常有雜書論左馬班范韓之才云司馬遷之視左丘明如麗倡黠婦長歌緩舞間以諧笑傾蓋立至亦可喜矣然而不如絕代之女方且却鈿黛曳縞紵

施惟幄裴徊微吟於高堂之上使淫夫穴隙而見之
雖失氣疾歸不食以死而終不敢意其一啟齒而笑
也班固之視馬逸如韓魏之壯馬短鬣大腹服千鈞
之重以策隨之日夜不休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曾不
如騷裏之馬方且脫驥逸駕驕嘶顧影俄而縱轡一
騁千里即至也范曄之視班固如勤師勞政手胝薄
版口倦呼叱毫舉縷詰自以為工不可復加而僅足
為治曾不如武健之吏不動聲色提一二綱目羣吏

為之趨走而境內晏然也韓愈之視班固如千室之
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於蓬蓽之下詩書傳記鏘
鏘常欲鳴於齒頰間忽遇夫奕世公卿不學無術之
子弟乘高車從虎士而至雖顧其左右偃蹇侮笑無
少敬其主之容雖鄙惡而體已下之矣又文叔嘗
雜書論文章之橫云余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
如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
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丘明之於辭令亦甚橫自

漢後十年唯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近得眉山篔簹谷記經藏記又今世橫文章也夫其橫乃其自得而離俗絕畦徑間者故衆人不得不疑則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

七言絕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頃時王荆公多喜為之極為清婉無以加焉近人亦多佳句其可喜者不可槩舉子每愛俞紫芝秀老歲杪山中云石亂雲深客到稀鶴和殘雪在高枝小軒日午貪濃睡門外春風

過不知舒亶信道村居云水遶陂田竹遶籬榆錢落
盡槿花稀夕陽牛背無人卧帶得寒鴉兩兩歸雀鷗
德符秋日即事云秋草門前已沒鞞更無人過野人
家離離踈竹時聞雨淡淡輕煙不隔花又黃州道中
云莫愁微雨落輕雲十里長亭未墊巾流水小橋山
下路馬頭無處不逢春劉次莊中叟桃花云桃花雨
過碎紅飛半逐溪流半染泥何處飛來雙燕子一時
銜在畫梁西僧如璧德操偶成云松下柴門晝不開

只有蝴蝶雙飛來蜜蜂兩脾大如蠶應是山前花又
開吳可思道病酒云無聊病酒對殘春簾幙重重更
掩門惡雨斜風花落盡小樓人下欲黃昏又春霽云
南國春光一半歸杏花零落淡胭脂新晴院宇寒猶
在曉絮欺風不肯飛趙士揆才孺登天清閣云夕陽
低盡已西紅百尺樓高萬里風白髮年年何處得只
應多在倚欄中李愆去言春晚云花瘦煙羸可奈何
不關渠事鳥聲和無人掃地驚闕二字分付輕紅上碧

莎趙毓之子雍春日云拂牀欹枕晝初長好夢驚回
燕語忙深竹有花人不見直應風轉得幽香曾紆公
袞江樾軒書事云卧聽灘聲瀲瀲流冷風淒雨似深
秋江邊石上烏桕樹一夜水長到梢頭胡直孺少汲
春日云風雲吹絮柳飛花睡起鉤簾日半斜四海隨
人雙燕子相逢處處作生涯曾繹仲成還家塗中云
踈林殘嶺起昏鴉臘盡行人喜近家江北江南春信
早傍籬穿竹見梅花劉無極希顏漾花池云一池春

水綠如苔水上新紅取次開閑倚東風看魚樂動搖
花片却驚猜王銍性之山村云家依溪口破殘村身
伴渡頭零落雲更向空山拾黃葉姓名那有世人聞
陳與義去非秋夜云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漢
明莫遣西風吹葉落只愁無處着秋聲如此之類甚
多不愧前人

東坡作梅花詞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注
云唐王建有夢看梨花雲詩予求王建詩行世甚少

唯印行本一卷乃無此篇後得之於晏元獻類要中
後又得建全集七卷乃得全篇題云夢看梨花雲歌
薄薄落落霧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瑤池水光蓬萊
雪青葉白花相次發不從地上生枝柯合在天頭遶
宮闕天風微微吹不破白豔却愁春沈露玉房綵女
齊看來錯認仙山鶴飛過落英散粉飄滿空梨花顏
色同不同眼穿臂短取不得取得亦如從夢中無人
為我解此夢梨花一曲心珍重或誤傳為王昌齡非

也

瘞鶴銘潤州楊子江焦山之足石巖下惟冬序水退始
可模打世傳以為王逸少書然其語不類晉人是可
疑也歐陽永叔以為華陽真逸乃顧況之道號或是
況所作然亦未敢以為然也予嘗以窮冬至山中觀
銘之側近復有唐王瓚刻詩一篇字畫差小於鶴銘
而筆勢八法乃與瘞鶴極相類意其是瓚所書也因
摸一本以歸以示知書者亦以為然其題云冬日與

羣公泛舟此山江水初不凍今年寒復遲衆芳且未
歇近臘仍袂衣載酒適我情興來趣漸微方舟大川
上環酌對落暉兩片青石稜波際無因依三山安可
到欲到風引歸滄溟壯觀多心目豁暫時况得窮日
夕乘槎何所之謫丹陽功曹掾王瓚今此刻亦漸漫
漶尚可讀也有好事者當試求之以驗予言之或是
也

應邵漢官儀曰周澤為太常齋有疾其妻憐其年老闕

內問之澤大怒以為干齋遂收送詔獄自劾論者譏其詭激時諺云生世不諧為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一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予觀稗官小說乃得其說云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後又讀五國故事云偽閩王王延慶為長夜之飲因醉屢殺大臣以銀葉作杯柔弱為東瓜片名曰醉如泥酒既盈不可寘杯唯盡乃已蓋取此義也

韓維持國詩格甚奇如寄范德儒云睥睨峯高迴過鴈
琵琶宵寂語流鶯和兄康公罷相云移病早休丞相
筆坐闕猶着侍臣冠和曾存之云自愧效陶無好語
敢煩凌杜發新章皆佳句也恨世少傳者

曾誠存之元符間任館職嘗與同舍諸公飲王詵都尉
家有侍兒輩侍香求詩求字者以煙濃近侍香為韻
存之得濃字賦詩云俛仰佳人看墨蹤和研親炷寶
熏濃詩情過筆當千里妙思凝香欲萬重山益洩雲

傾白酒越羅霑露浥黃封從來粉黛宜燈燭妙手憑
誰寫醉容又有七夕王都尉邀同舍置酒聽琵琶詩
云寶檻凌雲結綺高小奩爭巧暮分曹春蕊細撚龍
香撥秀頸偏明暹迤槽牛既寫形呈粧粉馬軍馳酒送
蒲萄淚珠散作人間露最覺更闌潤錦條道山學士
尚與貴戚駙車過從宴飲真太平盛事也其後禁之
詵元豐中坐與子瞻交結嘗竄均州矣後復與諸名
士游蓋風流好事不忘於情寧獲譴戾是可尚也故

事西京每歲貢牡丹花例以一百枝及南庫酒賜館
職韓子蒼去國後嘗有詩云憶將南庫官供酒共賞
西京勅賜花白髮思春醒復醉豈知流落到天涯

衢州廳事下舊有土勢隆起篠本叢生相傳云古冢也
舊有碑其文云五百年刺史為吾守墓以此前後相
承皆畏而不敢慢紹聖元年齊安孫賁公素為守問
之左右以是對公命毀去之官吏大恐闔府叩頭以
諫公曰藉令土中有賢者骨當以禮法遷之乃為文

自祭而除之斲深丈餘了無他異但有二石峰長五
六尺堅瘦泔潤又有大木之根蟠踞其下羣疑遂定
石上有刻云乾符五年五月三日安於此押衙徐諷
龍山起此石處得二石刺史季闕題又刻云開寶七
年重疊峨嵋山於廳事前於郡齋文會閣移季公之
石安置於此刺史慎知禮題時公方修州治南韶光
園重建清泠臺堂成乃移二石於堂下名曰雙石
嗟乎慎公移石去季公之得石凡九十七年公素之

破疑冢出石去慎公又一百二十一年物之顯晦抑
自有數第不知峨岷之廢乃冒冢之名自何時也公
素一旦戲笑為之遂釋千百年之感張芸叟有詩云
芝蘭雖好忌當門何況庭前惡土墩畚鍤纔興雙劍
出狐狸盡去老松蹲百年守冢真堪笑一日開軒亦
可尊安得擲從天外去成都石笋至今存公素可謂
剛毅正直自信之君子也

墨莊漫錄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墨莊漫錄卷七

宋 張邦基 撰

西施美人也三尺童子皆知其為越獻於吳以亡吳也
吳越春秋云越王使相者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
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而獻於吳莊子曰西施
病心而曠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孟
子云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注云西子古

之好女西施也毛嫱亦美人也莊子云毛嫱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而深入鳥見之而高飛釋音注司馬彪云毛嫱古美女一云越王美姬也麗姬晉獻公嬖之以為夫人崔譔本作西施又慎子云毛嫱西施天下之至姣者也按左氏傳越之滅吳在魯哀公之二十二年孟子嘗見梁惠王齊宣王自魯哀公之二十二年至魏惠王之元年一百四年至齊宣王之元年一百三十二年乃魏惠王之二十九年也史記莊

子傳云名周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則莊子與孟蓋
一時慎子名到與淳于髡騶奭之徒皆戰國時人亦
莊孟一時也又史記表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
是歲己酉也至魏惠王之元年三百七年若以毛嫱
為越王美姬又與驪姬非同時而崔譔以驪姬為西
施故以為近故說者謂莊孟慎子所言西施皆越之
獻吳者然予讀管子小稱篇有云毛嫱西施天下之
美人也盛怒起於面不能以為可好史記表齊桓公

小白之元年丙申也魯欲與齊公子糾入後小白齊
距魯生致管仲是歲至越滅吳計二百一十三年而
管仲之書已言毛嫱西施是二人者皆前古之人矣
豈越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為名耶是有兩西施矣
而毛嫱亦非越王之美姬明甚司馬彪之注乃臆說
也當更質於博洽者

政和間朝廷求詢三代鼎彝器程唐為陝西提點茶馬
李朝孺為陝西轉運遣人於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

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款識一十六字又得玉片四十
三枚其長三寸許上圓而銳下濶而方厚半指玉色
明瑩以盤獻之於朝王乃留秦州軍資庫道君皇帝
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乃罷朝孺退出其盤聖
德高明有如此者不然丘冢之厄不止此矣其玉久
在秦帑近年王庶知秦州日取之而去祁寬居之嘗
見之為予言之然予又見劉表延仲言比干墓在衛
州西山去城數十里有漢唐以來碑刻甚多墓周回

數里生異木樛結不可入而居之言墓在關中未知何也真州六合縣界有山四面平直曰方山山之左右多古冢墓予從甥魏惇紹興十二三年間任天長縣尉日有一監司屬官過邑館於尉司出一襍物云昨過方山得之出以示惇皆美玉也其長三二寸濶一指許厚三四分光潤方正上有小竅約百餘枚不知為何物也惇欲乞其一二枚屬官靳而不與且云方山民因耕穿一墓獲此疑其為玉策以予考之此

乃兩漢以前貴近之墓所謂珠襦玉匣者古以歛屍
惟王公則有之耳蓋與比干墓所獲正同爾

川峽間有一種惡草羅生於野雖人家庭砌亦有之如

此間之蒿蓬也土人呼為蕪音麻其枝葉拂人肌肉

即成瘡疱浸淫潰爛久不能愈杜子美除草詩所謂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

蓋謂此也劉表延仲至蜀嘗見之

宣和間蔡寶臣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以獻

蔡條約之其一乃王師攻金陵城垂破時倉皇中作
一疏禱於釋氏願兵退之後許造佛像若干身菩薩
若干身齋僧若干萬員建殿宇若干所其數皆甚多
字畫潦草然皆遒勁可愛蓋危急中所書也又有
看經發願文自稱蓮峰居士李煜又有長短句臨江
僊云櫻桃結子春光歸盡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
小樓西鈎羅幕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
煙草低迷而無尾句劉延仲為補之云何時重聽玉

聽嘶撲簾飛絮依約夢回時東坡四時冬詞云真態
生香誰畫得玉奴纖手嗅梅花每疑玉奴字殊無意
味若以為潘淑妃小字則當為玉兒亦非故實劉延
仲嘗見東坡手書本乃作玉如纖手方知上下之意
相貫愈覺此聯之妙也

閩廣多異花悉清芬郁烈而末利花為衆花之冠嶺外
人或云抹麗謂能掩衆花也至暮則尤香今閩人以
陶盎種之轉海而來浙中人家以為嘉玩然性不耐

寒極難愛護經霜雪則多死亦土地之異宜也顏博
文持約謫官嶺表愛而賦詩云竹稍脫青錦榕葉隨
黃雲嶺頭暑正煩見此萼綠君欲言嬌不吐藏意久
未分最憐月初上濃香夢中聞蕭然六曲屏西施帶
微醺叢深珊瑚帳枝轉翡翠裙譬如追風騎一抹萬
馬羣銅瓶汲清泚聊復為子勤願言少須臾對此髯
叅軍觀此詩則花之清淑柔婉風味不言可知矣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舊有二大鐵鑊梁天監中鑄東坡

游寺詩云蕭翁古鐵鑊相對空團圓坡陀受百斛積
雨生微瀾是也予往來數見之然未嘗稽考何物本
為何用也近復游於寺因熟觀之蓋有文可讀云天
監十八年太歲乙亥十二月丙午朔十日乙卯皇帝
親造鐵鑊於解脫古佛字殿前滿漫滅一字甘泉種以荷
菓供養十方一切諸仙以仙神力遍至十方盡虛空
界窮未來際令地獄苦鑊變為七珍寶池地獄沸湯
化為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脫衆苦如蓮花在泥清

淨無染同得安樂到涅槃城斯鑊之用本在烹鮮八

珍興染五味生纏我皇淨照慈被無邊法喜禪悅何

取又漫一字檀爰造斯器回成勝緣如含碧水又漫一字發經

蓮道場供養永永無邊其後又云帥吳虎子近禁道

真槩懷於佐陳僧圓承宋又漫一字令宣令鄭休之義不

可曉疑當時幹造之人耳又一行云五十石鑊然形

製不能容今之五十石蓋古之斗斛小也始知二鑊

乃當時植蓮供養佛之器耳

李端叔有贈人二小詩一云通中玉冷夢偏長花影籠
堦月浸涼挽斷羅巾留不住覺來猶有去時香一云
情隨榆莢不勝飄心似楊花暖欲消擬借瓊林大盈
庫約君孤注賭妖嬈蓋有所爲也或云是與當塗楊
珠者博者以勝彩累注數者至乘敗者唯有畸零不
累注數謂之孤注故端叔戲云

韓退之詩云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真贗廣韻及字書云
贗五晏切注偽物也東坡嶺外詩云茯苓無人採千

歲化虎鬼我豈無長鏡真贗苦難識韓非子曰齊伐魯索鏡鼎魯以其贗往齊曰鴈也魯曰真也古乃以鴈為贗亦借用也今人若作真鴈人必笑也

東坡在黃州陳慥季常在岐亭時相往來季常喜談養生自謂吐納有所得後季常因病公以書戲之云公養生之效有成績今又示病彌月雖使臯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腳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前輩相與可謂善謔也

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嘉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
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啣之狺四日不食民使其
子析之其左牡齒曰中得肉如拇諦視之如來像也
髻有珠如粟瞋目跣趺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
人晁載之伯宇嘗記其事晁無咎又作贊以稱嘆之
政和丁酉子侍親在真州時慈受禪師懷深住持資
福寺一日深老謂先君曰近赴村落富人家齋見羣
犬爭銜嚙一牛脰骨甚狂噬相啖不已村人持挺驅

逐亦竟不去衆頓異因奪而破之其中血髓已堅凝如玉自成一菩薩形衣紋瓔絡相好奇特雖雕琢有所不及其家乃取去藏之此與職氏齒事極相類佛之慈悲化身無乎不在以警於好殺者俾生信心哀愍有情故視希有之異聞提者得不少悛乎

翟三丈公巽宣和末蔡條約之用事外召從官七人公巽再以瑣闥召力辭之未至闕有旨落職宮祠繼而復還待制公作謝表有云彈貢禹之冠誠非本志

奪伯氏之邑其又何言又云惟一與一奪之命無有二三而三仕三已之心敢懷愠喜人多稱之

翟公巽謝對衣金帶鞍馬表云顧臣非緇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葉少蘊謝賜厯日表云豈特千歲之日可坐而致將使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汪彥章賀進築隆兌二州及城寨表云我陵我阿不以山谿之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皆用經史全語而工者

優詞樂語前輩以為文章餘事然鮮能得體王安中履
道政和六年天寧節集英殿宴作教坊致語其誦聖
德云蓋五帝其臣莫及自致太平凡三代受命之符
畢彰殊應又云歌太平既醉之詩賴一人之有慶得
久視長生之道叅萬歲以成純可謂妙語也至放小
兒隊詞云戢戢兩髦已對襄城之問翩翩羣舞却從
沂水之歸放女童詞云奏閭闔之雲謠已瞻天而獻
祝曳廣寒之霓袖將偁月以言歸益更工麗而切當

矣履道之掌內制可謂稱職凡樂語不必典雅惟語
時近俳乃妙王履道天軍節宴小兒致語云五百里
采五百里衛外并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共
上無疆之壽又正旦宴小兒致語云君子有酒多且
旨得盡羣心化國之日舒以長對揚萬壽孫近叔詣
宣和春宴女童致語云黛耜載耕於帝籍廣十千維
耦之疆青圭往祓於高禩兆則百斯男之慶皆為得
體然未若東坡元祐秋宴教坊致語云南極呈祥候

秋分而老人見西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來又春宴
致語云稍寬中昃之憂一均湛露之澤方將麴蘖羣
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莫致
天顏之一笑而獻芹負日各盡野人之寸心則又不
可跂及矣樂語中有俳諧之言一兩聯則伶人於進
趨誦詠之間尤覺可觀而警絕如石懋敏若外州天
寧節錫宴云飛碧篆之爐煙薰為和氣動紅鱗之酒
面起作風波何安州得之外州上元云五雲縹緲出

危嶠於靈鼉九陌熒煌下繁星於陸海暗塵隨馬素
月流天如熙熙登春臺舉欣有喜色孫仲益和州
送交代云渭城朝雨寄別恨於垂楊南浦春波眇愁
心於碧草皆為人所膾炙也

翟公異知密州侯蒙元功自中書侍郎罷政歸鄉公有
啟云得請真祠歸榮故里雖老成去國之易而明哲
保身之全多士嘆嗟餞韓侯之出祖邦人慰喜詠季
子之來歸又云乘安車而過諸子未慕昔賢揮賜金

以娛故人用償夙志公平時四六多贅牙高古而此
啟特平易誠大手筆也後元功於里第築臺曰高藍
光既落成公就臺張具為宴自作致語有云公槐避
寵衣繡歸家從方外之赤松寄高懷於綠野珍禽粹
羽借雞樹之遺棲曲沼回塘分鳳池之餘潤晉世語
云劉放為中書監孫資為中書令共領樞要侯獻曹
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
其能復幾指放資也又晉書荀勗守中書監毗贊朝

政及遷尚書令最久在中書專掌機事失之甚愠人有賀者怒曰奪我鳳凰池何賀焉故公用雞樹鳳池皆中書事考之方見其切

李昭玘成季自京西路提刑移東路置司在兗東路置司在青州謝上表有云去長安之日雖遙千里之遠望岱宗之雲猶均二州之潤

杜子美佳人詞云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草本合歡或曰合昏陳藏器云葉至暮即合故曰合昏今夜合

花是也又往在詩云當宁陷玉座白間剥畫蟲文選
景福殿賦云皎皎白間微微列錢注白間窻也又大
食刀歌云得君亂絲與君理北史齊文宣帝高洋神
武第三子神武嘗令諸子各理亂絲帝獨抽刀斬之
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為然

范忠宣公薨朝廷賜墓碑之額曰世濟忠直時唐彥猷
君益知穎昌為表其居曰忠直坊范公之子正平正
思謂君益曰荷公之意但上之所賜刻於螭首揭於

墓隧假寵於公若施於康莊以為往來之觀非朝廷之意也君益曰此州郡之事於君家無與也二公曰先祖先人功名聞於遠邇何待此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尚識者所耻異時不獨吾家為人嗤誚公亦寧逃於指議故不得不力請也時李端叔官於許下乃見唐公且言曰頃胡文恭宿知蘇州時蔣堂希魯將致政歸文恭昔為諸生嘗受學於蔣公乃即其里第表之為難老坊蔣公見之不樂曰此俚

俗歆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為誇者非所望於故人也願即撤去文恭謝之欲如其請則營繕已畢乃咨其嘗獲芝草之瑞更為靈芝文恭退而語人曰識必因德而後達蔣之德蓋所畏而其識如此非吾所及也君益聞端叔之言遂撤去之范氏二公聞之乃謝端叔曰非公之語莫遂於心也因復笑曰凡以伎能物貨自營圖倍於人則名曰元本某家至於假供御供使州土為名殆與此一類顏子居陋巷一簞食一

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故與禹稷同道當時未聞表其巷何坊也端叔亦笑之後復陳此語於君益君益大笑之

李資政邦直有與韓魏公書云前書戲問玉梳金篦者侍白髮翁幾欲淡死矣然常山頗多老伶人吹彈甚熟日使教此五六人近者稍便串異時願傳飲期一醕觴也玉梳金篦蓋邦直之侍姬也人或問命名之意邦直笑曰此俗所謂和尚置梳篦也又有與魏公

書云舊日梳篦固無恙亦嘗增添三兩人更似和尚撮頭帶子爾

元祐中哲宗旬日一召輔臣於迺英閣聽講讀時曾肇子開蘇轍子由自左右史並除中書舍人入侍講筵子由作詩呈同省諸公悉和之迺英延義皆祖宗所建講讀之所記注官賜坐飲茶將罷賜湯仍皆免拜無復外廷之禮故子開詩云二閣從容訪古今諸儒葵藿但傾心君臣相對疑賓主誰識昭陵用意深迺

英閣前槐後竹雙槐極高而柯葉拂地狀如龍蛇或謂之鳳尾槐子開詩云鳳尾扶踈槐影寒龍吟蕭瑟竹聲乾漢皇恭默尊儒學不似公孫見不冠子由詩云銅瓶灑遍不勝寒雨點勻圓凍未乾回首曛曩朝上日槐龍對舞覆衣冠並謂此也

宣和中予客唐州外氏吳家時兗陽府光化縣村人耕穴一冢得一器類鼎而有蓋蓋及鼎腹皆雷紋中有虬形兩耳為饜饜足為蚩尤制作甚精一足微蝕損

尚可立也表勇唐愬端仲數金得之以與舅氏順圖
好古博雅乃以歸之而強名曰虬鼎且作歌以記之
予得熟觀焉予以為古之鼎鼎皆無蓋而足皆圓直
無作獸形者此乃敦耳端仲以其腹高如鼎而敦乃
形匾故名之為鼎耳其饜饜虫尤與李伯時古器圖
所畫小敦耳足正同但小敦耳之兩獸間口有飾玉
處古之玉敦多如此也而此器乃無飾玉之狀狀復
無款職耳有按呂氏春秋云周鼎饜饜有首無身食

人未咽害及其身此蓋周器也古器多為饕餮蟲尤者深戒於貪暴也兩舅皆以予言為然乃祇名曰虬敦極寶惜之時京西漕時道陳聞有此器諷太守王牲來取之舅氏祕而不出後欲自携往京師并關中侯金印獻之上方未幾而倣擾外氏避地湘潭平時玩好書畫寶玉悉為賊有不知此器存亡何所惜哉敦

器

天下之事每患於無公論徇於一己之好惡則說必偏

雖以曲詞誇語以勝於人然則不若公論之使人必
信也硯之美者無出於端溪之石而唐詢彥猷作硯
錄乃以青州黑山紅絲石為冠米芾元章則以唐州
方城山葛仙公巖石為冠彥猷則為紅絲石理黃者
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文之美者則有旋轉其絲凡
十餘重次第不亂資質潤美發墨久為水所浸漬即
有膏液出焉此石之至靈者非他石可與較議故列
之於首元章則謂方城巖石石理白者視之如玉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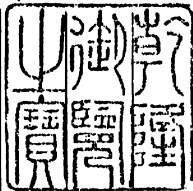
如鑑光而着墨如澄泥不滑稍磨之則已下而不熱
生泡發墨生光如漆如油歲久不退常如新成有君
子一德之操色紫可愛聲平而有韻此石近出始見
十餘枚矣二公皆於翰墨留意者然此說恐未為公
也予伯父毅老提學嘗官青社得紅絲石硯雖文彩
誠如彥猷之說但石理麤慢殊不發墨特堪為几案
之奇玩耳予外氏居唐州而方城下邑也予往來必
過仙公山下地名新寨居民多以石為工所貨之硯

紫青白三種石也亦作鼎斛盃之類其硯如吳郡巖村石之易得一枚不過百錢惟有一種曰太陽坑石乃元章所謂近出者坑在山頂其石色如端溪堅重縝密作硯極判墨不數磨而已盈硯殊可愛也蓋元章性急每用磨墨發艷甚易故以適意為快也然多損筆墨故士人謂之筆墨劊子可與端州後歷石相抗焉得居上巖下巖二石之上也予在京西時擇求數年得一巨璞琢為玉斗樣不知者以為端溪也予

舅吳充顯圖為予銘其背云琢雲根陪玄穎贊斯文
貽久永無磷緇堅以璟之子操同其炳渡江以來之
後亡之矣二公之論當否究心於文房者必能訂評
之

黃魯直有乞猫詩云秋來鼠輩欺猫死窺甕翻盆攪夜
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街蟬蔡天啓乞猫
於孫元忠亦有詩云廚廩空虛鼠亦饑終霄咬齧近
秋帷腐儒生計惟黃卷乞取街蟬與護持予友李璜

德邵以二猫送予仍以二詩一云家家入雪白於霜
更有欵鞍似鬧裝便請爐邊叉手坐從他鼠子自跳
梁二云銜蟬毛色白勝酥搗絮堆綿亦不如老病毗
邪須減口從今休嘆食無魚



墨莊漫錄卷七